

(←上接A11版)

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每次为了“国家安全”牺牲“个人自由”的时候，牺牲最多的常常都是少数族裔的自由。比如911之后的穆斯林，比如二战时的日本裔美国人。

然而俄克拉克马爆炸案之后，只因为罪犯是白人，就不会出现纽约华人凶杀案后那种要“禁止全城白人出城”的现象。

第二次起落是二战之后。二战时，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裔被妖魔化，甚至进了集中营。对比之下，盟友国的华裔一下子成了“好人”。其时，大批华人从香港台湾等地移民美国，其中很多是知识阶层。他们非常受到这个国家的拥抱与欢迎——尤其是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并且非常需要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贡献的时候。但是，这样的命运并没有持续。在朝鲜半岛战争之后，华人又一次被妖魔化了。而这种妖魔化在麦卡锡年代变本加厉，一批批知识分子和学者被无端监控，其中就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

第三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次，随着改革开放，大批大陆移民来到美国，其中既有学者也有商人，很多都是直接进入美国的中上等阶层，在经济学术商业各领域取得很多成功，也为美国的技术领先，包括硅谷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开始渐渐被美国视为第一威胁。90年代末，美国国家机器开始新一轮对华裔的无端指责，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科学家李文和的诬陷，导致他职业生涯的突然终结，甚至入狱。那次华裔命运的下沉，来的突然，走的却也蹊跷——唯一的原因就是911的来临之后，国家机器突然有了穆斯林这个新的目标，就不在乎继续在华裔身上找事了。

这就是张纯如总结的美国华裔命运沉浮的三个阶段。

## 五

张纯如在总结这三次起伏之后，观察到，每次少数族裔受到迫害，虽然一开始也许是来自民间尤其是蓝领阶层的街头攻击，但真正最升级和恐怖的阶段，却是来自国家机器的系统化的骚扰攻击甚至迫害。她对此深深担忧，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

美国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他们都集体经历过的命运沉浮中，有什么共同点？

为什么历史一次次重复，一个被赞扬被拥抱的少数民族，可以突然就被妖魔化？

这样的妖魔化，原因是什么？出现的频率如何？将来如何预防？

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她研究了世界历史上的种族清洗和屠杀。比如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等等。综合华人在美国的三次沉浮，她发现每一件都有共同的三个要素：

第一：社会中深层的经济政治问题甚至危机。这些深层的危机是如此棘手，以至于政客们不知道如何解决。

第二：强权政客甚至独裁领袖的崛起。当民间对现状不满时，会更加有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满足他们愿望的强权领袖来迅速改变现状。在911时，民众可能因为对安全的希望而主动放弃一些个人自由。张纯如2004年已经去世，但是她如果在今天，大概也可以看到对经济现状不满的铁锈带民众或者对教育机会不满的华川粉，会如何寄希望于一个强权的川普来帮助实现快速的改变。

第三：在上述两种背景下，寻找一个“方便”的替

罪羊——这种替罪羊可以是来自境外的威胁，但也常常可以是来自境内的某个少数族裔。

张纯如总结道：

当以上三个条件都满足时，那个强权的领袖就可以很方便的利用民众对那个替罪羊的恐惧或者愤怒，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可以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一次选出一个少数族裔，来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其他族裔都会觉得与自己无关沉默不语；渐渐的，他的权力会越来越强，而民众的权利已经一个接一个悄悄失去。

## 六

张纯如的演讲是在2003年，而她2004年就辞世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川普。可是如果她还活着，我难以想象她会不会被自己的想像力又一次被突破而震惊。

今天，在川普持续的攻击和诋毁下，“中国病毒”应声而出，而国家机器对华裔学者甚至留学生的全面恶意调查也高调展开。

在民间，不时出现民众歧视和骚扰亚裔的行为，而国会议员孟昭文为其应对的反亚裔歧视法案，虽然在民主党支持下得到通过，却是得到了共和党议员们几乎一边倒的反对票。

换言之，在她讲述的美国华人的三次浮沉之后，很快第四次就又出现了。

与前三次类似，这一次的浮沉，同样有她所描述的三要素：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威权领袖的出现和寻找替罪羊的需要。

深层矛盾：美国的经济政治深层矛盾，已经积压已久。铁锈带的工作机会；宗教冲突；黑人地位和种族矛盾；新冠的野火式大规模爆发；等等等等。这些矛盾，对于有理想有正义的政治家来说，都是施展抱负的机会；然而对于只为权力的政客，就是棘手而不值得去真正解决的麻烦。

威权的崛起：通过打击异己，包括自己的内阁，包括媒体，川普四年之中成功的将共和党变成了川普党，可以纵容甚至帮助自己为所欲为。

寻找替罪羊：川普分而治之，每次打击一个少数族裔。从竞选时把墨西哥人称为“罪犯、强奸犯、毒贩”到大规模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到宣称非洲国家是“屎坑国家”反对黑人移民美国；到新冠后集中火力攻击华裔。每一次一个替罪羊，每一次都在巩固着自己的权力。

那这一次美国华裔的浮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上一次，也就是华裔的第三次浮沉，是以911之后替罪羊目标从华裔转移到穆斯林而悄然结束。那么这第四次会很快结束吗？如果结束，会以什么方式？这些都很难预测。但我知道：911之后，美国穆斯林面对的是：（1）对穆斯林群体有疑惑的群众，（2）稍微极权但仍然正常的布什政府，和（3）强有力的主持正义的媒体。

而现在的华裔面对的，民众的疑惑与以前类似；比布什政府远为糟糕的白宫；和已经影响力严重削弱很难再维护社会理性的媒体。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比起911之后的美国穆斯林，还要更加严峻更加挑战。

所以，虽然我可以理解很多美国华人，对于打砸抢的黑人暴徒或者撞毁纽约双塔的极端穆斯林的愤恨或者恐惧。但我依然认为，对于少数族裔的华人来说，就算那些人再可怕，但也远远没有川普那样威权的领袖可



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的美国日裔（网络图）

怕。因为黑人暴徒就算打砸抢，也是街头的个人行为；然而川普却有国家机器的所有工具，包括暴力，包括经济税收的工具，也包括合法的立法手段去迫害他想迫害的任何群体。而且他并不忌讳去使用这些工具；他实际上已经使用了——在内忧外患之前，他不在乎去解决它们，而是很方便的又一次把华裔当成了替罪羊。就算一遍遍或者幕僚或者媒体向他描述华裔如何因为“中国病毒”而遭受骚扰甚至攻击，他依然心安理得变本加厉地这样做，甚至导致他的党派跟着去阻碍完全符合基本价值观的孟昭文的法案。

很多美国华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一年前川普几乎没有悬念连任，而也许正是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连锁反应，这次美国华人又惊险躲过一劫。

但就算如此，我们离悬崖和深渊，也只是一步之遥。

多么的令人恐怖！

多么的令人后怕！

## 七

回到最开头说过的91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穆斯林其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至少还有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维护正义。而今天，川普四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当美国政坛半壁江山的共和党，可以很愉快地容忍一个强权领袖的时候，他们的兴趣是真的解决深层危机，还是要寻找下一个替罪羊？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贴上了“左媒”的标签，被川普七千万的选民所质疑。这种时候，下一个被选成“替罪羊”的少数族裔出现时，谁可以帮他们说话？

面对这些问题，我不由得想起张纯如演讲中最后的几句话：

“在每一次种族清洗或屠杀的案例中，不可或缺的是绝对的和没有制衡的权力；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就算到今天，也远远不是自动得到保证，而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和脆弱的实验。”

是的，在过去四年，这个实验几乎到了失败的边缘。

是的，就在最近，我们还曾经在悬崖边缘；而就算现在，虽然我们稍微离开悬崖几步，但只怕未来的很多年，我们依然会离深渊并不遥远。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离悬崖和深渊，永远只是一步之遥。

(摘自微信公众号：铁木客厅)